石牛山上的凝望

飞扬

德化水口有名山,因山上巨石似牛,故称“石牛山”。

当我随着如织的游人,登上海拔1782米的石牛山主峰,极目远眺,不禁豪情满怀,牛气冲天。但见远处,群峰层层叠叠,山间云雾缭绕,犹如蕴藏着千军万马。近处,那散落在山坡上、掩映在翠林中的一块块大石,就像一个个蛰伏的勇士,当祖国召唤时,便会一跃而起。

我忽然明白了,抗日战争期间,福建省委机关为什么会南迁到石牛山麓的坂里,领导全省人民,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做斗争!

福建省委机关南迁,是当时的省委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而做出的一个重要决策。1943年秋,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闽北地区进行围剿,时在闽北的中共福建省委机关活动非常困难。为了打开局面,省委遵照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的重要指示,作出了省委机关南迁闽中的战略决策。1944年3月,省委机关和闽中特委机关陆续从永泰青溪转移到如今的德化县水口镇昆坂村坂里自然村。5月,省委武装主力与先期到达的各武装力量在坂里会合,胜利完成了省委机关南迁的重大任务。坂里,从此在党史上熠熠生辉。

站在石牛山上,往远处眺望,我的目光专注而又炽热。穿透那历史的尘烟,跨越了时空,我的眼睛犹如插上了翅膀,在群山间翱翔。我凝望着,我倾听着,我沉思着……

咦!那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走来了一列队伍,他们衣衫褴褛,却步伐坚定。村口的一栋两层小木楼,走出了一位老大娘,她远远地挥着手;等队伍走近了,她又热情地端上了热茶……

我把目光向前延伸,小木楼大厅上悬挂着一块牌匾,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见——岐山堂。我知道,这是我党的一个重要地下交通站。

这是1943年的冬天,来自大田的游击队在时任闽中工委书记林大藩的率领下,来到了德化县水口镇的毛厝,吹响了省委机关南迁的前奏。

岐山堂亮起了不眠的灯火。我看到,毛厝的地下党员们,正围坐在一起,探讨着如何迎接远道而来的队伍;我看到,村民们正谈得火热,商量怎样给省委机关筹粮送物;我看到,游击队员们谋划着,如何攻打国民党反动派的乡公所,收缴武器,破仓分粮。

而不管是什么时候,岐山堂的房前屋后,始终是那位老大娘忙碌的身影。她张罗着给游击队送饭送菜,而自己宁愿吃野菜;家里的一头黄牛,那是她准备用来置办寿材的,她毫不犹豫地卖了,钱全部给了游击队。她的两个儿子参加了游击队,其中的一个儿子,新中国成立后成了德化县的第一任县长。敌人盯上了她,她三度遭到抓捕,受尽严刑拷打,因受重伤而致残,可她置生死于度外,始终没有透露党和游击队的秘密。她叫黄冬,人称“革命老妈妈”。

如今,岐山堂的主人黄冬已不在了,小木楼在岁月的侵袭下,也显得有点破旧了,但它背后的棵棵百年樟树依然青翠挺立,散发着钢铁般坚强的意志……

我的目光,越过了一道道山梁。在一个叫坂里的小山村,我听到了一阵激昂的歌声:我们的红旗就是战旗,为着红旗扫荡杀敌,千万条臂膀高高举起,养活了我们的战斗旗……

中共福建省委旧址陈列馆

我睁大眼睛,努力寻找着歌声响处。咦,会是哪里呢?哦,找到了!就在坂里后山的竹林深处。这里叫牛寮沟。

这是1944年的春天,平时人迹罕至的牛寮沟,此时变得热闹非凡。在几乎密不透风的竹林里,新搭盖起一间间竹棚,上百名省委机关干部和游击队员就隐蔽在这里,休整、学习和训练,日子过得异常充实并充满激情。

这边会议室,正进行着整风学习和革命气节教育。一份份重要革命文件,伴着印在毛边纸上的《顽强斗争者》刊物,从这里飞向了八闽大地。

那边练兵场,杀声震天,游击队员持着各种各样简陋的枪支,正奋力向前刺杀。

在每一天的早晨,牛寮沟都会升起鲜红的旗帜,那充满激情的《红旗歌》便会响起:我们的红旗就是战旗……

而在一个夜晚,在山下坂里的一间民房里,在昏黄的灯火映照下,全村22户的户主,正一脸的神圣,逐个在一张纸上签名立誓。这是一份公约,上面写着:要拥护共产党;要保密;要帮助采购粮食……坂里村的村民与省委机关的代表歃血立盟,这段佳话为省委机关南迁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正是由于坂里、毛厝等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省委机关进驻坂里期间,没有遭到敌人的骚扰,没有损失一枪一弹。1944年6月中旬,省委机关安全顺利地离开了坂里,村民们迅速烧掉竹棚,平整操场,并就地种上了蔬菜,以致后来国民党派兵过来搜剿,却找不到任何机关驻地的一点痕迹,即使抓了一些村民进行拷问,也没有得到他们想知道的情况。

但省委机关南迁的这段历史,如坂里村口那矗立的一座纪念碑,已永久地铭刻在人们的心上。我看到,如今的坂里,已建起了一座中共福建省委旧址陈列馆,并被列为福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人们在牛寮沟,依照当年的模样,重新搭盖起一间间竹棚。寓意1944年的1944级台阶,将陈列馆与牛寮沟连接在一起。每天,都有许多慕名而来的人,沿着台阶,走向历史的深处……

我站在高高的石牛山上,向着远方深情地凝望。一种信仰,如火焰般升腾;一股力量,在内心深处激荡。这种凝望,是对党史的一种沁入心扉的学习,更是对当年那段血与火岁月的重温与礼赞……

梧林望远

叶荣宗

一个依山傍水的古老村庄
已经度过了六百余年
沧桑的往事和经久的记忆
印成几张薄薄的纸片
制作成框　高高挂于墙上
一群老宅子　几条小巷
被修旧如旧　被复制还原

种满了乡愁的这一片故土
湮没了多少悲欢离合
祖先用千辛万苦的汗水
前辈以跋涉不停的腿泥
垒起了村庄　筑成了家园
于是　一辈接一辈地传续
一代又一代地追求梦想

简单以“五篮”喂鸭粮食
编成村名的来历故事
有些偏颇　也过于牵强
干直叶茂　壮实如“梧”
人才辈出　旺盛成“林”
这才是祖先的智慧与本愿
这才是村名的真正起源

日出日又落　月缺月又圆
年复一年　无奈这人间
六百多年的时间跨度啊
古村建了又修　修了再建
何曾记得多少回　多少遍
累累的繁衍　每每的变迁
演绎成乡愁满地的古村庄

朝东楼　那是故乡的方位
蓄满游子日日夜夜的怀想
五层厝　一栋洋楼建筑
点燃了乡里人的现代目光
侨批楼　精致的小别墅
联通海内外　乐当鹊桥郎
南洋风沐浴着故乡的春光

德鏧宅　标准的闽南大厝
二进五开间　石埕铺在前
德卫宅　红砖瓦燕尾脊
把勤耕尚读的家训刻上墙
番仔楼　由两兄弟合建
家庭和睦　事业才会兴旺
不管身在何处心都在家乡

或许枪楼能保一方平安
或许古庙会发出庇护灵光
或许古榕将带来好运通畅
但在那个贫困潦倒的年代
唯有乘风斗浪扬帆远航
唯有造就“梧林”景象
才有一方平安和富贵满园

盖一栋楼　把根脉留住
修一条路　把亲情留住
乡愁就是一坛陈年的老酒
越品越香　越喝越甘甜
如今的梧林　已成荫成片
古村已焕发出新的容颜
故乡　闪烁着新时代荣光

一条大道　横贯于古村前
一条溪流　清悠悠地流淌
一片广袤田野　百花飘香
梧林古村落已然沧桑巨变
茶室　展厅　华侨历史馆
建筑　文物　田园风光
古村新韵　让人驻足留连

诗情

抒怀

尺素封锦字

林清秀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每读到此,我都要怔怔出神。在《饮马长城窟行》中,山遥路远,行程艰难,丈夫的相思全倾注在一封家书里。家书装在鲤鱼肚,托客山一程水一程地带来,不过几个字——“好好吃饭,我会一直想念你的”。多么精心别致的抒情方式,叮咛切切,爱意浓浓,读得内人捧紧了夫君来信,涕泪长流。

托了互联网的福,天涯若比邻,想念了发条微信;太想念了,可以视频通话。却因此,不免失去多少旧年月里“鱼传尺素”“飞鸽传书”与“鸿雁传情”的古典浪漫。而今,心怀久违的安宁和温暖,山高水远地给一个人写信,或者心驰神往地展卷阅信,恰似船过潋滟碧波,惊扰一池涟漪,未几,便痕迹难寻。

在网传邮件已被广泛应用的年月,我曾一周里收到六封信。信件来自我各奔东西求学的高中同学,其中,也有阿顺的信。并且,阿顺的来信持续了四年之久,哪怕后来人手一部手机已是件平常不过的事。阿顺远在另一个城市里读大学,他一有空就上图书馆给我写信。信写得极满、极厚重,常常厚厚一叠信纸里,夹一张球星巴乔的卡片。阿顺说,巴乔是他最喜爱的球星,没有之一。白天,学业和兼职累得我脱了一层皮;夜里想起来,便拆开阿顺的来信读,从他的字里行间想象他万花筒般的大学生活。因不善倾诉,我始终没有给他回过一封信,偶尔想起来,会良心不安地觉得阿顺把他最爱不释手的卡片邮给我,是暴殄天物了。因为除了知道巴乔是个踢足球的,我对他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喜欢。

后来我恋爱了,鬼使神差地,一得空便上街精心挑选信笺,而后在裸色信笺的淡淡馨香里,给他写信。写信的时刻,文字在胸腔里横冲直撞,握笔的手竟是抖的,笔尖落在纸上却写不出几句话来。那些洋溢着紧张、欣喜和期待的信,必然是写了撕,撕了写,常常写好一封信,已是多日后。竟然也随信给他邮寄我最喜欢的书摘,或一首歌词,或某部喜欢的电影剧照。那时我才惊觉,原来喜欢是件让人惯于自作主张的事,你会恨不得把自己觉得最好的统统收集了来,送给他,并坚信他也会和你一样珍惜它。

便想起那个给我写了几年信的阿顺。因为有了写信的经历,我重又翻出旧信。这才知道,因为愚钝,我曾经辜负了多少藏在信纸里踏实的信任和绵长的牵挂,那些一度被我快速读过并很快忘记的笔迹,氤氲在方正格纸上,有说不出的优美和贴心,却不遗憾。多年后,我和阿顺的友情以恣意的姿态,长成一株绿植,随着季节更替,抽枝、长叶,枝蔓葱茏。

去过绍兴沈园的人,一定见过刻在墙面上的《钗头凤》。陆游在《钗头凤·红酥手》里写:“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唐婉在《钗头凤·世情薄》里和:“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几年离索,一朝相遇,两个相爱的故人却不能诉说一怀愁绪。我想唐陆二人被迫分开后,若能纸笔相亲也是好的,见字如面的熨帖,总能让人生出无限慰藉来。想来,尘世间最美好的事,除了卓文君说的“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便是能随时随地“裁得尺锦书,遥寄无限意”。

某日,先生问我,结婚纪念日近在咫尺,我给你买点什么好?我当然不会告诉他,我什么都不缺,就希望他为我写一封信。借鉴古人朴素平凡的通讯方式,演绎一回传情达意的浪漫,把笃定的情意写成一颗一颗锦字,用古典珍重的方式寄出,是件多么美好的事。

塔下人家共潮生

龚馨雅

塔上日月,塔下人家,潮起潮落,今夕何夕?虎啸塔,注定是这个渔村在时代潮汐的定位坐标。提及塔头刘村,必定从这座塔出发。

虎啸塔,据说是唐代东石商人林銮斥资兴建,为海上生意通行便利,为家族兴旺发达。石塔穿越了上千年的风雨,以静默的姿态倚海翘首,阔目所及,星光月辉,帆影归人,痴心以待,默默牵引,暖心相迎。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塔是土地对大海的深情,这份深情,是对希望的殷殷期盼,亦是航行于茫茫大海的矢志不移。

塔的多情,注定是故事桥段的天然特质。这些故事传说淬炼而成的塔,坐地而起,生根发芽,孕育了地杰人灵的风水,延绵着苍天大地的厚德。虎啸塔承载着时间洗礼,也背负着人间的深情。

慈元塔是它的另一个别名,那是,关乎忠孝美德、关乎勇义气节的故事传说。曾经奄奄一息的南宋王朝,即便是穷途末路,也不肯低头的杨太后和君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把一腔悲愤全倾大海,虽败犹刚。退守于此的肱股之臣刘拓,丹心灼灼,建慈元行宫,供奉先太后和先帝,以表忠义长存,世世代代,铭记颂扬。

日升日落,石塔沉默了千百年。一如那些塔下世代居住的人家,讨小海,抗敌寇,与天地争,与邪恶斗,那些隐忍和困苦却只字未提。只有塔,最熟悉这些塔下人家的热血和倔强。

然而,那些被尘封的如歌岁月,不曾淡忘;那些留下的先烈血痕,无法抹杀。1936年,中共地下党人朱汉膺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点燃了火种,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势席卷了江滨海屿。“反三征”“万人清乡”“迎解放”,虎啸塔见证了革命的筚路蓝缕,也亲历了抗争的不屈不挠。虎啸塔的石头记忆里,一定还清晰刻印着这一幕:1949年5月2日,塔头村发动了一次浩浩荡荡的万人反“清乡”斗争。在塔头党组织有智有谋的领导下,群众同仇敌忾,用勇气抵挡淫威,用锄头扁担对抗钢枪大炮,誓死抵抗国民党的扫荡,捍卫自己的家园。如今,厮杀不再,硝烟已散去。塔下先烈们的鲜血早已渗入热土,滋养着这一方赤土,让每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都感受到人心的温度和热度。

月圆月缺,塔矗立在塔江畔上,凝望着乡民们风里来海里去。他们从烽火岁月穿过,又从艰难困苦中熬过,再回到脚踏实地的生活轨迹里。塔把时间创造的变化揉进了村庄的身体里,默默欢喜地收纳着点点滴滴的变化。

曾经坑坑洼洼的村路整齐光滑了,舒畅了村民的眼;臭气熏天的村头公厕清爽了,让人以为这只是让路人歇脚的屋亭;新建学校的气势,足够托起一个个稚嫩的梦想。投资4700万元的廷都中心小学新校区,走近大门,雅致肃穆的气派,你无法想象这只是一个乡村学校。校园里,花草葳蕤,设施齐全,篮球场、礼堂厅、电子室,应有尽有。这是座美丽又温馨的现代化校园,孩子们清脆的读书声和歌声像春天吹过的风,清新又悦耳。村口海滨公园里的花儿,在风里点头致意每一位光临的客人;石塔也几经修葺,在夜晚塔灯加持下,金碧辉煌;街巷村尾里散发的笑声,穿过塔尖,回荡于波光潋滟之上。那个破旧的祠堂、四面漏风的校舍、吃菜咽糠的日子已是陈迹旧履,静静躺在乡村记忆馆里。

塔的底蕴赋予了塔头刘村一种牢固的精神血脉,是忠实坚韧的慈元文化,亦是开阔拼搏的闽南海洋精神。那些曾经遭遇过的磨难与艰辛,都已经化成了大海和土地的恩典,不仅滋养着这方土地的生命,也带给人们爱和希望。

塔头刘人家,顺着改革潮流,奋勇奔前,创实业,办加工厂,发展养殖业、渔业,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许是贫穷人家的娃都渴望伞的庇护,塔头刘村的刘全通办起了雨伞厂振华雨具,现发展成为晋江的龙头企业之一,还有了一个如诗如梦的名号“雨丝梦”。光滑的绸缎面,精巧的伞骨架,撑开来,行走于迷迷蒙蒙的春雨秋雾中,像一朵绽放的梦幻之花,把美好和浪漫开在每一颗有憧憬的心里。

如今的虎啸塔,塔廊曲折宛致,塔下风景如画,凭栏凝眸,日月潮汐,生生不息。亘古不变的是塔灯的璀璨光芒、塔石的坚实厚重,还有在这里繁衍不息的塔下人家。

“塔头刘村文化铸魂”征文大赛

主办:晋江市文联、晋江市社科联、东石镇人民政府

协办:中共东石镇纪委、东石镇党建办、东石镇社会事务办、东石镇综治办、东石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承办:晋江市文学艺术评论协会,东石镇龙江畔读书社,东石镇塔头刘村党支部、村委会

执行:东石镇文旅公司

投稿邮箱:443552882@qq.com

梧林的春天

许建军

春天带着微笑如约而来,我们蹭着热度不期而至,再次探访梧林传统村落。

与两年前首访时冷冷清清的情形截然不同,牛年新春的梧林人潮汹涌。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访客,在村口公路上摆起长长的汽车阵势,令人叹为观止。

迫不及待随着摩肩接踵的人群,走过梧林大道,走进相知相识的传统村落。

红彤彤的灯笼照映火红的村落,染红红火的年味。花海里朵朵茂密的金盏菊和波斯菊盛开,笑迎四方宾客。妇女领着孩童,徜徉在无边的春色里,流连在花的世界中,定格住“她在丛中笑”的唯美画面。

风格迥异的各式西洋楼,或中西合璧,或哥特式建筑,或古罗马式建筑;或风姿绰约,或鹤立鸡群,或高耸矗立,或横刀立马,散落在一众“皇宫起”闽南红砖古厝中。

走在梧林的小巷里,每一块红砖、每一幢建筑都述说演绎着不同的传奇故事。

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朝东楼,是旅菲华侨在梧林建造的第一栋西式洋楼。在那个西风东渐的年代,洋楼设计电梯可谓罕见和超前,但电梯最终并未安装。什么原因?带着满腹疑问我们继续探访之旅。

一幢钢筋水泥结构、清水砖外墙的西洋风格三层红色洋楼格外醒目。这是由梧林华侨杰出代表蔡顺意兴建的侨批馆,建成后它没来得及装修;由英国设计师设计、闻名泉州南门外的五层厝,是旅菲华侨蔡德鏧宅邸,建于1936年,它同样没能完成最后的装潢。

原来,梧林的西洋楼陆续建成亟待装修时,不幸遇上时局剧变,侵华日军大举南侵,国民党军队一败再败,一溃千里。国难当头,蔡顺意等梧林华侨毅然把准备用于装修的一笔笔巨款全部捐给抗战事业,留下可歌可泣的抗战救亡故事。二层洋楼的女儿墙上,除大书“放眼世界”外,也写上了“胸怀祖国”的文字。梧林的华侨,不管身在何处,始终心系家国,祖国蒙难,游子义无反顾倾囊救国。梧林西洋楼,流淌着爱国主义的纯红血液,令人一路走过,心潮澎湃。

穿越高翘燕尾脊对视下的悠长小巷,偶遇白发老者蹒跚扶墙而过,老人不时用手触摸出砖入石的古墙,缓缓回味梧林的厚重历史。旅菲华侨蔡德卫宅邸内的那株古榕,龙蟠虬结,盘根错节,深深扎根古村落的土壤中。粗大的树干,顽强穿越古厝屋顶,仰天长啸。榕树有情,人更钟情。梧林人像守护神明一般,包容、呵护古榕,守望古村的文化信仰。

小楼昨夜又东风。二层红砖番仔楼阳台上,撑一把遮阳伞的旗袍女郎翩跹起舞弄清影,一夜梦回从前,未知楼上的千金小姐抛绣球否?独具晋江特色的拳头拇、土笋冻时时撩动匆匆过客的美食乡愁,构造精巧的罗马式洋楼“修养楼”早已告别枪楼功能,成为古村落的标志景观,这里不时上演精彩纷呈的文化大餐。

游弋在梧林的街巷里,行走在倒流的时光隧道中,一不留神在转角遇见春日盛开的朵朵桃花,想起崔护那首闻名的《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牛年的新春,再次走过梧林古村落,感受别具韵味的异域风情,走进姹紫嫣红的花海,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中,感受春意盎然,心中情不自禁发出由衷感慨: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梧林的春天已经如约而至,文化的春天已经到来!

“梧林时光”征文大赛

主题:展示梧林风采 醉享古村时光

主办:梧林传统村落项目办 新塘街道办事处 晋江市文联 晋江经济报社

时间:2021年2月1日—6月20日

邮箱:443552882@qq.com